

掂议“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”

蒋霞

(常州市第三中学,江苏 常州 213003)

中图分类号:G633.33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2-2155(2020)07-0057-02

《致橡树》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作,以其奔放热情的表达和鲜明的价值倾向,受到几代读者的喜爱,被选入多个版本的中学教材。在教学中,这首诗值得挖掘的地方有很多,当然引起的争议也不少,这也许就是经典的魅力之所在。为探讨需要,节选诗歌内容如下:

……………

每一阵风过,
我们都互相致意,
但没有人
听懂我们的言语。
你有你的铜枝铁干,
像刀,像剑,
也像戟;
我有我红硕的花朵,
像沉重的叹息,
又像英勇的火炬。

……………

诗中,橡树象征男性的阳刚气概,“像刀,像剑,也像戟”意在突显男子伟岸挺拔、坚毅有力、冷峻硬朗的特性,比喻贴切形神兼备。与之对比,木棉“红硕的花朵”表现女性的柔美娇艳,“像英勇的火炬”突显

女性的热情英姿,比喻突出神似,使女性形象更立体。但“像沉重的叹息”,该怎么理解?这虽然只是诗中的一个点,却不容回避,它直接关系到诗人对新时期女性形象特点的定位,关系到对作者积极讴歌的独立平等爱情观的理解。可惜的是,在一些教学参考资料中,对这句诗要么避而不谈,要么大而化之,要么简单地理解为比喻,至于原因效果没有进一步阐释。下面,我从修辞的角度,剖析这句话的内涵,不求定论,望方家指正。

是通感吗?通感就是把不同感官的感觉沟通起来,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,“以感觉写感觉”,就是在文学创作中使各种感觉器官互相沟通,使意象的呈现更为活泼、新奇,从而突破语言的局限,丰富表情达意的审美情趣,使“一种感觉超越了本身的局限而领会到属于另一种感觉的印象”(钱锺书语)。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中“微风过处,送来缕缕清香,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”,“清

香”本来是属于嗅觉的,作者却将它转化成听觉上的“渺茫的歌声”,令人产生若有似无、清淡幽香、沁人心脾等感受,其间感觉的转移伴随着想象的跳跃。《致橡树》中“红硕的花朵”是木棉花给人的视觉印象,色泽红艳,外形硕大,显然体现着具有新时代审美气质的女性形象,一改以往柔弱娇小的姿态。“叹息”是听觉感受,“沉重”是心理感受,如此看来,把这句话理解为通感也说得过去。那么问题来了,何以把“形”转换成“声”?关键是在这首诗中这些感觉的互相沟通、交错、转换能不能突显诗歌中新时期新女性的形象特征,又是何种形象,能不能提升诗歌的审美效果?笔者认为,作者通过联想把视觉形象转换成听觉形象,突破木棉花的外在特征,进入到审美层面,绘形绘声,表现出新时代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绪内涵,即在社会转型期对自己身份的再定位,表现出庄重严正的心理。

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句诗的

意思,下文节选舒婷的一篇散文《都是木棉惹的祸》中的一段话来解释:木棉在南方是旺族,分布很广,不记得是哪个城市还选了她做“市树”。用“她”字称呼,是我的感觉,仿佛木棉花有几分女性化吧?……黄叶刚刚学会沧桑,有如风中翻动的脸,饱满肥硕的花苞不知何时已缀满枝头。忽然“噗”一声,凌空落下香魂一缕,自绝于眼前。抬头发现无数嫣红飞禽,翕翼扑动,似要冲天而起。它们远扬的渴望最终遗下猩红遍地。……木棉的身躯笔直伟岸,花开灼灼,让人联想到热血沸腾的戎兵征将。从前有篇课文里,赞美她是“英雄树”。我的语文老师讲解时,不合时宜地发挥个人观点,说木棉外强中干,风必摧之;又说其资质毫无实用价值,既做不了好木料,甚至不能当柴火。(摘自《真水无香》,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)

可以看出,作者对木棉可谓一往情深。“‘噗’一声……猩红遍地”从中我们似乎有所发现,原来木棉花凋零落地的声音“像沉重的叹息”,将凋落之声人格化,赋予自然界的声以人的生命气息,这是拟人的手法。“木棉的身躯笔直伟岸,花开灼灼,让人联想到热血沸腾的戎兵征将”,作者认为木棉既有女性化色彩,也具阳刚高大的形象特征。“沉重的叹息”一句略显悲感,强化了新时期女性追求自由平等自尊的慷慨悲壮情怀。

那是不是比喻?句子中有“像”不一定就是比喻。对于这句诗,我们试着从本体和喻体两方面来分析,“红硕的花朵”是本体,“沉重的叹息”是喻体,本体和喻体要有本质的不同,且在形或神方面有相似点才能构成比喻。如果依据舒婷在《都是木棉惹的祸》一文中的对木棉的描写,由于两者都是描写声音,在这里不能构成比喻,只能算是比较。

如果仅凭原文“我有我红硕的花朵,像沉重的叹息”,认定本体是“花朵”,喻体是“叹息”能不能认为是比喻呢?如此,笔者认为这是比喻,属于比喻中的虚喻,即以虚喻实,把具体的事物喻为抽象的存在,使实在可感的本体过渡到主观虚幻的喻体,通过抽象的喻体激发读者的想象,让读者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艺术感知,透过无形的喻体把握本体之神。

虚喻的喻体具有极强的“不确定性”,“空白处”需要读者在审美阅读过程中加以确定和填补,也就是形象的再创造过程,这就是接受美学所说的“召唤结构”,从而使文本寓意有了朦胧性,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张力之美。以虚喻实的手法,在文学作品中不常见,出现便很难得。如钱锺书在《围城》中对唐晓芙的出场描写使用虚喻就非常精彩,其中有:“她(唐小姐)眼睛并不顶大,可是灵活温柔,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

话,大而无当。”这就是典型的以虚喻实,以政治家大而无当的大话空话喻大而无神的眼睛,反衬唐晓芙眼睛不大却灵活温柔。在《致橡树》中,以抽象的“沉重的叹息”喻实在的“红硕的花朵”,虚实相生,诗人的想象能力是绝妙的,“红硕的花朵”不就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么!叹息女性追求个性自由、平等人格、独立自主的沉重不易,表现出现代女性自我觉醒和对命运的不屈抗争。这个以虚喻实的手法,化有形为无形,化无声为有声,化无趣为有情,写出新时期女性温婉却不失大气坚韧、深沉博大的特点。再者,这种虚喻的方式,也契合了朦胧诗的特质。朦胧诗高扬主体意识,用意象化方式追求主观现实而摒弃客观再现,其形象的描述新颖奇特,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审美视角,凸显诗歌本身蕴涵的情感。

最后,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句诗,我们必须回到《致橡树》诞生的历史语境中。《致橡树》创作于1977年,发表于1979年,从时间上来看正处于敏感的社会转型时期,在文革末期能如此坦诚地歌唱平等、自由、自主的理想爱情,实为可贵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,《致橡树》不完全是描写爱情,更像是宣示一种爱情理念和人文情怀。作者和所有青年人一样,在曾经的疯狂岁月里,有过徘徊迷茫,需要从困惑中走出来,重新审视人格价值。舒婷以女性特有的敏感、细腻、真挚的视

《兰亭集序》里的“三个”王羲之

温南江

(重庆市荣昌中学校,重庆 402460)

摘要:从《兰亭集序》看王羲之其人,我看到了三个不一样的王羲之。一是生活里的王羲之逍遥自在,因人际和谐、景色优美、情趣雅致而乐在其中。二是玄想时的王羲之机智无比,看穿了当下的快乐,发现其背后是生命的无情流逝;又从“情随事迁”推演出“情随命迁”的残酷现实。三是本真的王羲之身处绝望之境,在情感上有不能承受之痛,在认识上有无能为力之感,甚而对整个人类历史都充满了绝望:人不能真正认识自己。

关键词:《兰亭集序》;王羲之;生命意识;觉醒;深度绝望

中图分类号:G633.33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2-2155(2020)07-0059-03

《兰亭集序》在文学史上是脍炙人口的名篇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文表现了一个立体的王羲之,以及通过他反映了那个时代士人的精神面貌、审美情趣和深邃哲思。

一、生活里的王羲之——享受当下的快乐

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,王羲之与当时的名士们在

会稽山阴的兰亭宴集,欢笑盈耳,心情畅快,文章说“信可乐也”。那么,“乐”从何来?

第一个原因是和谐的人际关系。王羲之说此次宴饮“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”。细细体会这八个字,透露出几分欣喜与得意:这么多的贤士齐聚一处,当中就有谢安、谢万、孙绰等人,他们都是名噪一时的人物;

也有王凝之、王徽之、王献之等年轻一辈,他们是王羲之的儿子。由此看来,这次宴集既有家人间的脉脉温情,也有朋友间的深情厚谊,岂不美哉乐哉。“乃携齐契,散怀一丘”,大有“舞雩之乐”的感觉。王羲之也确实把此次宴集看成自己的“舞雩之乐”,在兰亭诗中有“欣此暮春,和气载柔。咏彼舞

角,借助意象群,酝酿出无限的审美空间。

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作,《致橡树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热情直接的情感表达感染了几代人,喊出了新时期女性鲜明的“爱情宣言”,直至今日仍然具有值得肯定的时代价值。无论如何,其无法脱离时代的局限性,无法摆脱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。

诗人极具跳跃性的表达,源自语言表达效果的有限性、历史性与情感世界的无限性、开放性的矛盾。于读者而言,意象是打开诗人情感世界的密码;于作者而言,意象是诗人的情感隐语。本诗借助“沉重的叹息”这一意象来实现作者难以言表的情感诉求。总而言之,从这一句诗出发,我们略知作者委婉表达的动

机,全诗除了表达对独立、平等、心心相印的理想爱情的憧憬,还有一丝无伤大体的沉重悲壮的情怀。□

[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“十三五”规划2020年度课题“指向高中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设计研究”(课题立项编号:B-a/2020/02/04)阶段性成果]